





讀史漫錄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

男子建校梓

五季

五代淮南將柴再用與吳越交兵方戰舟壞長  
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  
取其食以犒都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此語  
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威應仰庇神明實禱



讀史漫錄 卷之十一  
之禮古誠有之至於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甚哉為國家者誠以此意推之錢飯僧之資以奉戰士移造寺之費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柰何不悟也

兵家以智巧相乘無有極已顧人心思所至何如淮南兵圍蘇州錢王遣將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以防出入魚鱉皆知之越部將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蓋因其機而用之也兵法之變妙入無方固非三畧六殺所能盡載

呂布被禽謂曹公曰使公將步呂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劉守光被禽謂莊宗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二人識見相類如此古云操刀必割安有以梟雄之勢為敵所禽尚可求活者愚亦甚矣

黃巢之妻臨刑抗辭悚動聽觀劉守光之妻見守光號泣求告讓之曰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



引頸受戮此皆有丈夫氣識閨閣之流亦自錚錚如此

天下積習極重之勢欲有更張湏以漸為之使其耳目不搖乃可以濟如魏博一軍自田承嗣竊據以來不入版圖幾二百年朱梁之代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梁主亦不能制及師厚之死方從趙巖之策分為兩鎮以弱其勢此未為非筭也然欲分其將士以配相衛則其父子相承已幾數世族姻盤結不肯他徙固召亂之階也而

又脅以重兵趣以嚴令使其連營聚哭朝夕不保欲不顧而之他庸可得乎魏人入晉而晉人滅梁是一舉不當而以國從之也豈其計之失哉哉之太驟而不得其方耳

魏州之亂焚掠金波亭劫賀德倫置樓上者亂兵也已而効節軍校張詹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畧因而挾制德倫求援於晉而反形成矣方是時梁主遣邊異撫綏魏軍許詹以刺史詹請復魏軍之舊異還言張詹易與但速加兵會當



傳旨梁主不許更以優詔答之詹遂裂抵詔書  
戟手而詬叱降於晉及晉王入魏乃謂詹曰我  
今舉兵來以安百姓非貪汝土地汝雖有功於  
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詹及其黨七人餘  
無所問而魏遂為晉有矣詹以兵反梁而梁不  
能誅以城降晉而晉能誅之二主舉動如此勝  
敗之形不待渡河入鄆而後決矣

裴度入蔡解除苛禁與之休息而蔡人安李存  
勗入魏禁止殺掠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物  
者皆梟夷於市而魏人亦安何也蔡人為元濟  
所害方不聊生使不以寬政施之而憤其叛亂  
繩以王法則民無所寧魏人盤據數世驕悍已  
極使不以重典繩之而畏其好亂加意撫綏則  
地不可保故殘害之政必易以寬驕橫之民必  
繩以猛易之則兩乖矣

劉守光據幽州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求援  
於契丹遂為契丹所用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  
立市里所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於是



漢人各有生業逃亡益少兵威所振諸夷懼伏而契丹之大業成矣又晉將盧文進為亂軍所迫亡入契丹契丹入寇文進為之嚮導盧龍諸州殘敝自古夷狄之入中華必有士人為之謀主而後建國之模有所締荆漢之中行衛律皆其人也故遊俠無藉之流不可使闌出邊關為虜中嚮導在承平之世尤所當謹

自古荆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窮奢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陳隋

之季無俟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倨偃窟穴後唐李煜以一隅之安喙息江海可謂鷓鴣之一枝籠鳥之四隅矣而其服食居處游宴聲色備極纖華曲盡侈麗有一統之主耳目所未覩者如王衍結繒為山及宮殿樓閣宴飲繒山浹旬不下或為風雨所敝則更以新者易之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如李主云云斗大一州作如許破落安得不亡張承業乃晉之勲臣非唐之忠臣也當其周旋



晉陽三十餘載據撫財賦召兵馬為莊宗成霸  
 王之業皆承業之力也及聞稱帝之舉乃始痛  
 哭成疾歸其爵邑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王自  
 取之誤老奴矣嗟夫承業亦知其自誤邪唐祚  
 已移朱梁已帝克用父子自王一方已歷二世  
 果有為唐之心否邪承業乃曰五三三十餘年為  
 王據撫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爾此志也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晉邪抑克用  
 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邪承業又曰

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  
 而立汛掃吳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  
 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  
 矣信斯言也則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為晉是  
 不拔之業非為唐圖再造之功也豈承業以是  
 啗晉晉亦以是給承業邪有不然承業果有  
 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心為國何不於  
 昭宣禪代之朝各道勸進之日糾率諸侯求唐  
 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人亦有



言身法錄 卷之二  
九  
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滅梁之後方求  
唐後而立之也要之承業之心未必有他但以  
婦寺之忠而投於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嚮  
唐資厚實以樹晉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悟也悲  
已

王鎔養張文禮為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虔存養  
劉雲郎為子而族滅於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  
也佛家冤業之說語涉誕漫以此推之其殆有

淮南有國時壽州團練使崔太初甚察失衆

徐溫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  
變不若使之入覲因留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  
制如他人何立徵入為將此知誥不及溫也天  
下事惟初始一事姑息苟幸目前省力機括一  
撥不可復轉以至萬萬難處如太初一人徵之  
不入即使為變亦自可圖若因其入朝而留不  
惟無以復其入之心而他日有如太初者不可  
復以此法加矣知誥之策正唐末姑息大弊九



鼎之淪皆由於此柰何効之故善處天下者寧目前處其難而毋以難遺他日寧目前居其拙而毋以拙遺後人寧為之而有敗毋幸其苟成而至於不可為也

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郭崇韜之策由鄆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敬翔擯棄段凝以賂得帥掃境出師頃之河上故以一旅之師乘虛深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

凝限於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攻則潰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為百萬之師也蓋雖友貞暗弱自底滅亡鬪鷄小兒雄才大畧亦可謂高出世主者矣彼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退無成逐鹿之獲未有所定豈但不得河南而已

梁之亡也帷幄舊臣有敬翔李振而不能任也任趙張之黨使之納賄蠹政而紀綱弛於內開



國名將有霍彥威王彥章而不能用也使段凝以空國之師翱翔河上而樊籬撤於外即非亞子之梟雄嗣源之英武其誰不能亡之不仁而得天下固無終歲之計也

晉兵薄汴友貞召宰相謀之鄭珽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友貞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珽浼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此時敬翔李振安在而與此謀之也肉食之見一至於此而足為士大夫

羞矣嗟夫盛世太平之相猝遇患難安知不有方畧類是者乎

段凝媚事趙張賄求大將及莊宗入汴解甲來降即上疏劾趙張之罪請正典刑夫趙張負國死有餘辜而凝不能劾也始而附之以得富貴繼而劾之以保首領其情狀之可恨有甚於趙張者而莊宗不能誅又從而寵任之唐於是乎失刑矣

全義開府河陽與朱溫比肩固唐之舊臣也始



而附梁既而附晉皤然黃髮崎嶇偽朝至於結  
納劉石大陳賂遺老而不死蕪耻掃地矣然其  
保輯河洛德在一方數十年來生聚蕃息皆其  
餘惠不可謂無功於世者矣正如失節之婦能  
哺小兒雖衆所唾恥亦不廢之長樂老人亦然  
天下事有大壞極敝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  
也謂其難而有害也既而拂狎玩之情破積習  
之弊冒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  
行還其舊如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

代以來所不能廢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  
耳朱溫崔胤乃盡舉而廢之至誓御百司皆以  
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人者既已蒙其惡  
聲受其餘禍宮禁之內亦為肅然一清從此稍  
加潤色以合於周禮官尹之法固甚善奈何莊  
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使之  
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凌主帥而藩鎮  
之亂又激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  
其潰也既已決而受其潰可以不壅矣又從而



復其故道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既已格而受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蓄之於圈焉不重傷乎彼莊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為爾不知小人所為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道自促數年之祚而為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於宦官亦猶是矣吾為此說非以溫與亂之舉為是也但既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矣郭崇韜佐命元勛位兼將相以天下為己任於

激求多所摧抑又好甄拔流品引拔浮華移幸疾之於內勛舊怨之於外崇韜憂之乃用所親之策請立劉夫人為后以為內主可謂孤注一擲然殺崇韜者劉后也違道市寵以得身家者亦何益哉崇韜粗識兵機亦有才幹然不學無術昧於時宜固無足道世有以清節自樹號為名臣不得已而逢君之惡求中所欲而甘冒不韙之名不過為身家計耳然得保其身家者幾何人哉君子以道事君以義制命守正未必



詩禍從邪未必獲福上有千古下有萬世可為  
痛心矣

宋及貞亡國之主也而不至失德李存勗勦業  
之君也而多有過舉友貞之失惟在寵信嬖佞  
播棄舊勳政本不清兵機屢誤以至於亡史稱  
其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固中主之材也至於  
莊宗雖英武之畧高出一世而君人之德則大  
有闕議者內嬖劉后外寵群優誅戮勲臣崇聚  
得不得不旋踵身死族赤沙陀之備夷於丘土

矣生子如李亞子與全忠肱兒相去幾何

莊宗之伐梁也七日而入其城其伐蜀也七十  
日而滅其國用兵神速自古所未有也夫入梁  
之師形利勢便批亢搗虛宜其易為力矣蜀則  
沃野千里天府四塞入如探囊摧如拉朽一何  
神哉王衍之亡不勞餘力而已夫以君臣子母  
沉湎宴遊朝無紀綱國無政令強臣跋扈佞幸  
盈廷敵兵一臨連城送款人心之潰亦已久矣  
衍實自亡非唐亡之也



隋兵渡江陳後主猶與群臣講老子唐兵入蜀  
王衍猶與群臣賦詩學而如此不如無學

自漢以來伐蜀大將無得還者漢之岑彭吳漢  
晉之鄧艾鍾會唐之郭崇韜康延孝是也

世之治也得乎丘民則為天子世之亂也得乎  
士卒則為天子唐末兩河方鎮為部卒擁立驕  
橫之習由來久矣莊宗以銀鎗効節二部所向  
成功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河南既平賞賚  
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怨無厭重以年饑賦闕倉

廩空竭軍士乏食流言怨嗟而劉后方且蓄聚  
私貨不給國用故士心憤怨以至於亡此在莊  
宗致亂固不可解而其漸非一日矣夫以一日  
之姑息而養成數十年禍本可畏哉

郭崇韜為莊宗所任告中用事裁抑嬖寵宦官  
側目久矣及其統兵伐蜀大權在手群奄從行  
志在貨賄見其父子專利已不能甘崇韜淺衷  
無謀方與魏王繼岌為誅夷宦寺之謀於是中  
外相應日夜備舉魏師未旋元勳受鉞矣夫以



皇后之教於數千里殺一大將政之不綱無甚於此也而崇韜之失亦有三焉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夫善處權者常不忘避善處利者常不忘予善處小人者常不忘密而崇韜皆失之庸得免乎

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仰彼以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於一統承平綱維未弛一旦有梟獍之徒據城背

於此姑息則大防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李克用之伯也周德威張承業輔之朱全忠之三也敬翔李振輔之李存勗之王也郭崇韜李嗣源佐之李嗣源之王也安重誨石敬瑭佐之石敬瑭之王也郭威史弘肇佐之郭威之王也范質魏仁浦等佐之柴榮之王也王朴李穀等佐之長樂老人兼有五代之君而不居其功可謂耐久臣矣



詩史漫錄 卷之十  
郭崇韜請立劉氏為后竟為劉氏所殺安重誨  
進王德妃於上竟為德妃所中而死以聲色嬖  
倖結人主之歡者可以戒矣

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唐明宗明宗目不知書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乃奏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遂置是  
官以馮道趙鳳為之有宋因之為儒臣之首選  
矣蓋自柳朱搆扇誅夷清流唐之文士才人莫  
不始盡而五代君臣皆以雜虜健兒起千百戰

休備狙獷上下同風一代文明化為闇物明宗  
乃能開右文之端在群胡之中可謂彬彬矣

唐莊宗為亂兵所弑契丹阿保機聞之謂使臣  
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  
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  
所為將自亡矣開狃之主英風烈志矯矯過人  
如此五代諸君有望其後塵者哉

契丹述律皇后呂武之儔也阿保機死召諸將  
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



集其夫泣問曰思先帝否對曰受先帝恩安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遂盡殺之左右有桀黠者輒曰為我達語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其人不行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為不行其人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願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自斷一腕令置墓中其殘戾悍虐至不惜其身呂武不至是也天地一種戾氣鍾於人間如此

韓熙載南奔與李穀別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爾此吳楚二胥之志也穀既相周遂取淮南之地而熙載相唐終不能取江北尺寸之土則才之長短畧可見焉然亦地勢不同所遇之主異也以李煜之仁柔不能當世宗之英武以江右之積安不能當中原之新造而欲以優劣二子非篤論矣

高季興既背後唐求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



務實効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遂辭其款此與光武閉關之見同真大畧也今淺見喜功之士浮慕一時之名而不顧其後即有緩急何以應之温可謂有帝主之畧者矣

明宗在晉陽相士周玄豹言其當貴明宗即位欲召詣闕宰相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

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人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一官厚賜金帛而已觀鳳數語真老成之見五代諸臣如此意識何可多得且明宗以雄才元勳握兵重地揆之時事其代莊宗為天子如叙遷爾即非玄豹誰不能知假使置之闕下日與諸將相接復有資望如明宗者亦將為其所惑矣亂當何時止邪星相卜筮之流平時蠹財壞政假借聲名為患已自不淺至遇天下擾攘豪傑



言史記卷之十  
生心播弄之間足以扇亂不可不遠也

唐兵擊敗契丹獲其酋長惕隱等五十人以獻諸將皆請誅之明宗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而官之其後契丹屢求惕隱中國得以制之得是策也凡得敵人所愛必留之以市恩若殺之則無可為矣

明宗因安重誨構潞王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姚洪罵童璋曰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草昧之中英雄崛起徃徃如此

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諂事安重誨為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譖不能自安求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其慇懃傾倒肺肝因泣言被讒之狀弘昭始知其繇重誨既去乃密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



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  
重誨不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况敢圖之  
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君子徃徃為其  
所欺况重誨之無識者嗟夫後之為弘昭者不  
少矣傳神寫照在此一段

徐知誥柄政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因資望素  
淺欲以退讓為高謁告歸省入九華山中屢徵  
不出信斯志也排巢拉許可矣及至裴回末路  
情見勢屈嗜進慕權麾之不去而人品始不可  
掩矣假使當年誰知真偽世之以清流自處退  
讓為高而不為齊丘者幾何人哉

夫驕卒之難御久矣然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  
習之所壞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  
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  
也莊宗承方鎮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  
舛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  
益窘皆非筭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  
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為治者因之不善為



治者反之

閩主王璘好鬼信巫進退百官皆質諸鬼神其臣薛文傑盜弄國權嘗害無辜素惡樞密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樞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適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巫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誅

之璘之愚可咲文傑之奸可恨也文傑嘗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益其制形如木櫃橫以鐵芒內向動則觸之車成會軍士請文傑即以檻車送焉北廟崇順王不知何神豈至是真有靈邪天道報施可謂太巧矣而世之稔惡嗜禍猶接踵不絕何邪

曹操之代漢也荀彧為之謀主而不欲行九錫之禮劉裕之代晉也劉穆之為之謀主而不欲聞封王之命李昇之代吳也宋齊丘為之謀主



言身法錄 卷之十  
而不欲同受禪之議此不可曉也豈居實而不  
居其名邪抑疾人之先已而不欲與之共也本  
以求親而反受其踈本以求利而先罹其害心  
勞日拙天奪之魄非人所能為矣

佐莊宗者嗣源也而嗣源代之佐嗣源者敬瑭  
從珂也而從珂敬瑭代之佐敬瑭者知遠也而  
知遠代之佐知遠者郭威也而郭威代之佐世  
宗者藝祖也而藝祖代之腹心爪牙之士當成  
功之日已睥睨於左右矣古稱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可易得哉然數主之中惟後漢得國為  
近正蓋因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較之躬為篡代  
者不侔矣

五代馬胤孫為相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目  
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臺臺三不開者多矣  
夫避權寡交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  
開乎緘默靜訥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  
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  
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



林遺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  
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天下事即危急存亡之秋未嘗無善策顧世主  
不能用耳如石敬瑭擁兵晉陽潛圖不軌潞王  
憂之學士呂琦以為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  
為援契丹太后以長子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  
誠能歸其降人歲以十萬遺之彼必驩然承命  
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潞王大喜其策且有  
成言而學士呂文遇以一言沮之其計不行以

不於敗又如敬瑭既引契丹南下且薄都城朝  
廷不知所為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  
遣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直趣西樓  
契丹必有內顧之憂可擊而退也潞王深以為  
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以至於敗夫由  
前之策可以結述律之歡而使契丹之不南由  
後之策可以牽德光之心而使敬瑭之無助是  
晉之所以攻即唐之所以守而與敵易道矣乃  
當國謀國之臣如馮道盧文紀等以君為奕棋



以國為傳舍一有興亡之兆即懷首鼠之圖豈其智之不及此邪

王都據定州而結契丹石敬瑭據晉陽而結契丹其形一也王晏球以長圍攻定而王都正法張敬達以長圍困晉而唐師敗績何其効之殊也定州之圍契丹已退孤城無與可坐困爾晉陽之圍契丹未至其勢方孤急攻可解也而敬達老師曠日以待其至不敗何為

五代君臣猶逆旅也不惟強藩宿將睥睨生心即柄樞當軸之臣近侍帷幄其心亦不可保明宗以趙延壽范延光為相見秦王從榮驕橫屢求出避何其怯也河東之變延壽出討即北附契丹與石晉爭求為帝石晉既立延光出鎮即以魏州謀反又何其獷悍如此二子本非純臣見利即趨有勢即逞當時將相大都如此不足異也

宋齊丘小人之下品也羽翼李主為之謀主晝灰對語所圖謂何及周宗踰禪代之旨而手書



切諫李德誠上勸進之章而不肯署表此何為也既以此得罪罷其政事又上書自理復求柄用且請遷上皇於他郡絕楊氏之舊姻以此為媚固已晚矣原齊丘之心直欲功自己出不欲為人所先裴回顧望先名後實而不知李昇已洞見其心腹薄且厭之久矣自古小人能盜成天下之事者必有一段才畧一等體面如齊丘者徒有小人之心爾

石晉和凝為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

之以為切近之職為天下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却掃為高如文史之臣乎且用事之臣延見士類不但四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紬繹叅互考核萬不失一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為進退乎

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潞王聞晉祖南



言身源錄 卷之十 二十三  
下而不敢渡河此二君者皆一世之豪也一聞  
敵兵即思退舍何邪攻守之勢異而制御之畧  
疎也彼二君者不過一劍之雄乘時邁會盜有  
神器聊以自娛爾豈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  
哉且夫嗣源敬瑭之才二君知之孰矣其不能  
不惧有以也

劉知遠用兵之才與五代諸雄無以遠過而其  
大畧遠慮有高出一時者如石氏稱臣契丹許  
割盧龍雁門諸州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致  
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為中國之憂悔之  
無及敬瑭不從而十六州之地遂淪於虜及石  
氏得國三鎮繼叛敬瑭至欲奔還晉陽以避其  
鋒知遠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  
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  
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  
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蕪著京邑自安根本  
深固則枝葉不傷矣敬瑭從其言而三鎮以平  
大業遂固即此二端其識見深遠謀畧老成有



帝王之度五代諸君所不及也

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非虛語也閩主  
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  
大帝老君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  
皇命決之此所謂聽於神也然則神果有之曰  
吾不知也正使有之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  
不神陽氣盛也夫惟滌輿之方昏翳之政神得  
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為妖陰氣盛也

契丹德光欲以王威為義武節度使晉主請如  
中國敘遷之法漸加進用德光怒曰爾自節度  
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彼時天子惟擁強兵者  
即為之謂節度陞天子為敘遷可也

唐末以來中國擾攘君如置奕民如浮苴江北  
諸州生民之禍極矣而吳越南唐皆以寬仁之  
政牧休息之民保境息兵輯鄰講好武昌江陵  
亦各有土宇不尋兵革以是江南諸州生養蕃  
聚無異承平及有宋膺符人皆不戰而定所以  
數百年來大江以南戶口宗室倍於江北豈惟



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同也

石晉以天下之大臣服契丹而安重榮景延廣欲以一鎮之兵渝盟而抗之其心固有在矣然其舉未為非也何者戎狄之心惟利是視中國以有限之力供無厭之施以易竭之財據難守之約非彼發難則此渝盟在蚤暮之間耳誠及兵力之盛一決其疽未為非筭也第重榮之心假以叛晉非為國耳曰如是則出帝之抗契丹胡為亡國曰非抗之而亡也抗之而無以禦之

也契丹雖強每入中國亦懷顧忌一聞敗衄即思遁逃非有持久之計也誠使將士協心兵食有備以久待暫以逸待勞何不可克之有而五代君臣之間皆無固志少有勝負觀望輒殊將有不戰而潰者矣况出帝之舉措尤有必亡之勢哉內之以政本付李崧馮玉而斥桑維翰於散僚外之以兵柄付杜重威李守貞而棄劉知遠於外鎮其用人之顛倒已為有識者所料矣安所論勝敗之數哉



六朝承漢之後文物卓有可觀五代繼唐之餘  
風俗淪於夷虜豈其地使然邪抑漢唐之政自  
有優劣流風餘俗漸染未深若是其異邪漢之  
治教不純於王道唐之治教不純於中國至宋  
而純然粹矣非繼之以胡元而直以 聖代接  
之三代之盛不可幾見邪

宋齊丘為李景所厭忿懣乞歸景知其詐一表  
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  
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景之待齊丘可  
謂得法矣人臣以矯詐沽名愈留愈退人主以  
虛文待士愈退愈留皆偽道也若遇詐如齊丘  
者以景法御之必無再三之瀆矣

耶律德光雄黠狡獪之主也委趙延壽入寇則  
許以中國帝之受柱重威之降則許以中國帝  
之至衣二人以赭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  
叛欣然企踵若將庶幾焉及得汴梁則曰朕舉  
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而  
二叛之望可以息矣戲弄宿將如玩小兒生死



存亡在其掌握使在中國曹孟德之流也

唐太宗獵於渭原問從臣樂乎蘇長文對曰不及十旬未足為樂後唐李景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嘆羨蕭儼曰恨樓下無井景問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爾此所謂諫諍者也

契丹之南下也劉知遠獨擁強兵中立太原既不背晉而附契丹亦不為晉擊契丹召之禦虜則雲翔而不進虜入其境則鷙發而必擊此時也蓋已有漁人之志矣及至晉帝北行中原無

主始乘契丹之救而收其成功蓋取天下於契

丹非取之於晉也律以純臣之節不能無虧而

得國之正則五代之君未有及之者亦人

彙

天下之患莫大於敵未至而自擾括財集兵皆

自擾之道也晉人憂契丹入寇國用不給遣使

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

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惶求死

無地吏復因緣為奸半入私橐又籍諸州之兵

七萬餘人民不聊生此夫代敵自割敵不出刀



代敵自烹敵不出薪者也即契丹不至他變將  
生况其深入乎

朱梁用敬翔而興均王棄之而亡莊宗用郭崇  
韜而興劉后殺之而亡明宗用安重誨而興殺  
之而亡石晉用桑維翰而興出帝棄之而亡夫  
人賢之於國亦重矣哉

晉出帝之愚也馮王李彥韜擅權於內杜威李  
守貞將兵於外有一桑維翰置之而不用也杜  
李降虜於境上馮李降虜於國門而維翰死矣

任事者何人死節者何人可為三嘆

契丹入大梁幽晉主於封禪寺雨雪連旬外無  
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問寺僧曰吾嘗於此  
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  
難測不敢獻食嗟夫事佛之効梁武帝可觀矣  
飯僧之報亦復如此福田利益果安在邪太后  
何不以此費用養兵卹民而飯數萬髡徒為也

耶律德光雄黠狡獪玩弄趙延壽杜重威諸人  
不出股掌所不能欺者劉知遠耳知遠以晉室



重臣虎踞太原厲兵抹馬以觀時變出帝啓釁  
 熟視而不言契丹入寇陰拱而不出隱然有漁  
 人之志德光既入汴梁徐遣貢使且以三事要  
 之德光乃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  
 待耶及虜主不能久留棄國北去然後徐起而  
 收之此知遠之所待德光已窺其微而不能制  
 也五代諸君惟知遠得國頗正且審於事機發  
 而必中可謂狡狡者矣

契丹入汴淮北賊師多請命於南唐韓熙載因

復中原李景不能從故見契丹兵

悔之愚謂契丹內擾誠經各中原之會然李景

則不能也偏安一隅地卑力寡而欲與上國爭

衡掃清土宇必不得之幾矣以晉之南也而不

能北以宋之南也而不能北豈獨天運地勢亦

然况以蕞爾之邦輔以五田也熙載之荒淫齊丘

之誦詐威望不孚於衆誠庶不結於主欲以有為

其能濟乎

外夷入寇乃中國奸民之利也契丹入汴既縱



胡騎剽掠以給軍食又多以其子弟近臣典州刺郡不通政事華人之狡黠者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培克貨財而中原大亂矣自古以來夷狄猾夏必有華人教之不但闡出邊關為之謀主即夷入中國亦有此一等人也

漢之李太后有智婦人也漢祖興師晉陽議索民財以賞將士李氏諫曰陛下下因河東興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殆下救民之意也帝從其言悉出宮中所有以賜下士中外大悅即

此數語視莊宗劉后何帝天淵及周兵將至隱帝欲親出禦之太后謂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親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詞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隱帝不從出門而野死故李太后智人也夫從其言而王子違其言而亡牝雞傾城之喻何以說焉故事不可泥於一也

契丹北去中原猶有城守漢祖興兵晉陽莫知所向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魏鎮先定河北



則河南拱手自服惟郭威以為河北兵少路遠  
旁無應援若群虜合勢遮前邀後糧餉路絕此  
危道也不如由晉絳抵陝直趨洛陽不出兩旬  
大業定矣帝從其言車駕至洛而汴城百官已  
奉表來迎矣蓋從其間道乃攻瑕批郤之方而  
據其根本有居中制外之勢故一舉而帝業成  
也威之謀畧如此豈同時諸將所敢望萬一  
五代諸君當其佐命決策徃徃有高世之見一  
時流輩遠出下風及至大物在手割制自由反

不能初定規模修明綱紀豈能人之所難而不

能其所易邪一將之任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漢祖之興也以楊邠總機務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皆武臣也而所用宰相

蘇逢吉等拱手受成無所專決且至文武相疾

將相成隙邠則曰府庫甲兵乃為急務文章禮

樂何足介意弘肇則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

安用毛錐章之謂文臣則曰此輩授之握筭不

知縱橫何益於用皆痛疾措大之辭也唐三百



年文物聲名一旦淪滅至此可勝嘆哉

後漢乾祐中李守貞以河中叛郭威率諸道討之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設長圍守之使飛輓路絕吾厲兵秣馬坐食轉輸待城中無食公私皆竭然後一鼓逼之可坐禽也乃剗壕築壘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堠連延數十里寇有往來者無不禽之而守貞

城之法乃能以久制亂是攻守有道也

桓温入朝謝安談笑自若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郭威入汴為馮道設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其矯情鎮物不為威屈一何同也然安之於温則欲陰消其不軌之謀而正言以折其氣道之於威則已默贊其不臣之志而假貌以泯其迹爾何也威之出鎮道以收拾人心之策告之矣豈至此而背之邪曰唐晉契丹道不奉迎乎曰唐晉之強暴契丹之獷戾不能



於形迹之外有所宛曲也惟有拜之而已郭威老成奸猾頗知體面故先以此飾之而使其有以自文也及澶州兵變回戈內指則已不暇自文而道亦不必為之飾矣然則道之受拜正所以媚威也安得與謝傳並稱乎方道受太后之命迎湘陰於徐州中途聞變即日辭歸湘陰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爾公今何以為計道默然不對嗟夫道之不對宜也劉贊一駮孺子曾不思三十年宰相事幾君矣

而特以無疑哉

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矣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狀謨畫如出於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澶州之故智也其報契丹皆詐也

南唐自系於唐曰吳王恪之後也後漢自系於漢曰淮陽王昞之後也後周自系於周曰魏叔之後也愈出愈遠務為相勝而忘其偽矣

五代朱梁盜也晉唐漢夷也惟郭崇二氏為中



國人起於將相故其舉動粗有可觀耳

五代國祚惟漢為促及考其實惟漢為久何也

梁唐晉周或一傳而更姓或再傳而亡國未有

過十餘年者漢自隱帝遇害太原建國至宋太

宗時乃亡則已數十年矣劉崇謂其臣曰今日

亡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

君使使其言悲矣彈丸無子之地屈僮二朝死

其於得國之正未有過於知遠亡國之正亦

有過於得國之正豈可以短祚偏安而終其業

哉

郭祖之政類宋太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其備

德任賢立綱陳紀皆非五代所及也郭祖一正

位號即除前代之苛法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

之珍寶通江南之糴賈至乃躬謁闕里崇儒右

文太平之治幾可想望矣世宗繼之南定江淮

西取秦隴取閩南之地摧太原之鋒吳越閩蜀

輸琛納款神武不殺之仁有王者之風今天假

之年宋氏一統之業企足可成也而兩姓相承



祚不盈紀初守之畧徒為異代之資耳夫周能  
草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於再傳宋猶承五代  
之敝風安知其延於數百事均德齊而修促迥  
異豈運會之所鍾非人所能為邪要之天心厭  
亂理極數窮故以周氏二世之賢啟宋室一代  
之治譬集霰之先雪啟明之導日蓋已為之兆  
矣

竇儼善步星曆周顯德中嘗謂盧多遜等曰丁  
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

與也儼能自知其年亦已奇矣至於五星之  
聚卜於數十年之前則天象之休咎亦若囿於  
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者何也有形之物蓋未有  
出於有數之外者也

五代慕容彥超據兗州以叛其判官崔周度諫  
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伯諸侯然以  
禮義守之可以長世此魯志也自古有國家者  
以詩書禮義為基元氣深厚以之進取未必兼  
人以此退守可以永世未有勃焉而興忽焉而



亡者也及鷲悍者為之鼓其英畧雄才雖可以  
徼一時之勝而深根固本之道則有不能者矣  
詩書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儒者之効如是

南唐邊錡為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  
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  
既為節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  
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普渡衆生乃佛菩薩  
之行若脩齋供佛則沙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  
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於和尚者尚戒之

法

五代相承將驕卒悍財匱民窮皆姑息之政所  
成也世宗即位大振法紀力挽頽風樊愛能何  
徽望敵先潰斬之軍中而將知有法簡宿衛之  
士汰其羸弱拔其精銳而兵知有律由是將吏  
畏慎士馬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賞罰明  
而選練精也前此累朝皆以將士擁立驕蹇成  
風未幾一將而將已反戈未斥一卒而卒已礪  
乃豈法不可以禁而律無所用哉姑息之端生



於猶豫猶豫之散起於偏私夫惟持之以公而  
行之以斷未有不可為者矣

五代司徒竇貞固罷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課  
後皆不免當時大臣之體猶覺隆重故為長吏  
所抑傳為異事著之史筆今則不足怪矣

周世宗征淮南行視水寨自取一名馬上持之  
至寨以供礮從官過者人齎一石宗太祖伐太  
原亦用此法

五代六朝形勢相似六朝正統在南而北方割  
裂五代正統在址而南土瓜分其形一也然有  
可異者正統在南而衣冠文物相隨址之儻父  
有雜夷之俗正統在址而兵戈擾攘不已南之  
士族有故國之風焉正統在南而址益空虛正  
統在址而南反生殖三代以來江南日實江址  
日空由此故也以為址方形煞之區南方生育  
之府三代以往又胡不然豈非以政化哉



評身漫錄

卷之十

三十八





